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五

昭二 盡二

昭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

敕略切

如晉

癸丑叔鞅卒

無傳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無傳

因朝楚而卒也大仇未復反結楚嬖臣以逐其君而又朝之三綱絕矣書卒于楚明為楚所制而死非其所也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音甫

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天王居于狄泉

尹

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 至河有疾乃復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

使告闕音閏庚戌還

郊鄩子朝邑也告闕謂子朝已敗庚戌晉師還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

同禦

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不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

人塞其前斷

上聲

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

乃推而蹙

音厥

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

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

敕略切

如晉晉人執之

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

去聲

人也晉

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

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上聲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

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
音 匹叔孫必匹邾邾君匹國將焉音 歸子雖悔
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
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
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如叔孫從去者四
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
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
音 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
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

冠曰盡矣為去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
曰見我吾告女同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
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
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
屋去之如始至

翼邾邾邑離姑亦邾邑俱在今費縣西南與
魯武城犬牙相錯翼在東離姑在西自翼
同邾都由武城離姑而西也公孫鉏徐鉏
邱弱茅地皆邾大夫慮魯人沮之故欲從
武城外環山南而西行其道在山下遇雨
則不能出仍由武城達離姑武城人果取
其師魯邾乃坐訟于晉魯不果坐晉欲執
魯使與邾又不果乃聽其辭士彌牟即士

伯也。並執魯叔孫昭子。及子服昭伯。御叔孫如吏。以之過邾館。使邾君見魯屈尋也。兩獄既平。先歸邾君。士伯言館婁別都。意欲婁辭屈。婁以從。旦至暮為期。立待命也。遂遷館。今大谷之箕。子服回亦舍于別邑。范鞅請冠。以冠式與之。又沮申豐之賄。傳言叔孫終不屈也。叔孫在館。不以狗示惠。不以羈居毀壞牆屋。蓋晉人稱道之。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言在鞏縣西南。牆人在新安。直人古直。伯柄地皆子朝先所得地。尹氏地在今汾州。此尹以下阪道。尹道言之。當在洛陽西山中。尹圍即尹文公子朝黨。劉佗劉蚕族也。敬王之臣。劉在偃師。鄆在鞏。唐蒯俱在洛陽。西闈地闕。亦當在洛陽也。經書王居狄泉。傳言王如劉。杜預云。狄泉在洛陽城外。孔穎達云。從劉居狄泉。今檢六月庚寅。如劉。七月戊申。納朝莊宮。始立相距十九日。王或居狄泉。傳不詳也。鄆羅胙之子。尹辛圍之族。皆子朝黨。經書于雞父戰後者。從告。

莒子庚與虐而好去聲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

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

將出聞烏存執及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

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

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郊公以十四年奔齊而庚與立今庚與來奔郊公復立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

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子潛切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

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

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

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

帥去聲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

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

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上聲

備薄威後者敦陳去聲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

戰于雞父音甫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

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
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
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
舍同捨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師譟素報切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
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
戰楚未陳也

楚城州來故吳來爭楚令尹陽句字子瑕
有疾在軍故遠越攝帥諸侯之師頓胡沈
蔡陳許也鍾離今鳳陽雞父壽州南地燔
者火滅言令尹卒而師人無氣也去備薄

威以誘之敦陳整旅以壓之三國亂者胡
沈陳爭獲而不整也三國奔謂許蔡頓亦
奔楚人未成陳而大
奔故經不書楚師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
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亾也其三川震
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東王必大克

經言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周亦震陽伏
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地震由東
而西也南宮極子朝黨六月戊尹者以震
死萇去謂劉螽言劉摯之勳可繼幽王時
三川震而亾今子朝之大臣震則敬王當
大克子朝在王城為西敬王在狄泉為東

楚大去聲子建之母在郟音闕召吳人而啟之冬

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眾曰請遂伐吳以徼古堯切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亾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

鄭即蔡郟陽時建亾在鄭君夫人退居母家吳太子諸樊陸德明孔穎達俱云諸樊乃王僚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久遠之書或誤耳遠澨今京山地

公為去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

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同境慎其四竟結其四援去聲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音薦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奔其上不亾何待夫正其疆場音亦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一作五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音支完其

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代陽句為令尹城郢者脩都城史記楚世家云吳公子光取大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也城郢乃囊瓦之功不當以其為政不善並城郢亦非之沈尹戌謂瓦城郢而不能守郢其意甚善乃縱論若敖蚡冒武文不能守郢則所謂橫議害事左傳詳載之意謂能城郢而又能如戌所言正脩險親明信慎守則盛節也故亦不廢其言險其走集謂邊竟之壘壁明其伍候杜預云部伍候望賈逵本作

五候云敬授民時四時中央之候也董遇云五候候四方及國中之姦謀不懦不怯懼不耆不強競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音綽

無傳 姒至自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無傳 冬

吳滅巢 葬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

以甘桓公見音現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

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音鐸義大誓曰紂有

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

王子朝入于鄔

鳥戶切

召簡公名盈莊公之子南宮嚚極之子皆子朝黨甘桓公平公之子本敬王臣今亦歸于子朝莢去言同德乃能度義紂多夷人離德不如周十人同德也鄔在今偃師傳言子朝時方強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蹊

戶定切

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

苦代切

乃殺之右顧

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

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興敝邑之禮將致諸從

去聲

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

至自晉尊晉也

叔孫疑士伯來殺己故伏家臣梁其蹊使殺士伯經書媾至去族所以尊晉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泄問周故士伯立

于乾

音干祭

音蔡而問於介眾晉人乃辭王子朝

不納其使

去聲

士景伯彌牟也泄臨也乾祭王城北門臨城門問于大眾大眾皆言王勾當立晉乃絕王子朝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之三十三昭公

七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梓慎知是月掩日為陽不克故曰水昭子以春分後盛陽猶不克其克則必甚此時為月所掩陽氣莫然所由積聚故曰旱二人皆出新意言之或中或否不為典要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瑕杏敬王二邑

鄭伯如晉子大音泰叔相去聲見如字范獻子獻子

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周

之隕為去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

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

圖之詩曰餅一作瓶之罄矣惟音雷之恥王室

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

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子大叔私見范鞅也發寡婦也不自憂織緯而憂周室恐禍及己言鄭雖憂之尤大國所宜憂小國不能扶王室故以責大國言餅酒取于鬯餅盡是鬯恥王室本依晉鄭今王室亂鄭又小弱故言是晉恥也鞅懼天下以大義責之因與執政韓宣子言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詩卷三十五 昭公

十一

之明年會于黃父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用玉于河禱祠沈玉也陰不佞周大夫以晉溫人侵子朝掠得之及敬王定位乃以獻王王賞以東訾今鞏縣地也寶珪出于河欲賣之則成石王定又見為玉是三事皆有莫之為而為者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亾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

章勇切楚而疆場音音亦無備邑能無亾乎越大夫

胥犴音音岸勞去聲王於豫章之洎越公子倉歸音音饋

王乘去聲舟倉及壽夢平聲帥師從王王及圍陽

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亾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亾二姓之帥音音几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

生厲階至今為棟其王之謂乎

豫章淮水以南地。圍陽。今巢縣南也。時吳
 楚之疆。分在江淮之間。江在吳境內。楚舟
 師多近淮。越舟可以達淮。當由海而上。或
 日。即漢豫章。今南昌也。越境至今餘干。舟
 可達贛。本檢左傳所記豫章事。俱在江北
 淮南。則此乘舟與他所記陸路之師。不能
 合。此豫章所在。不可強知也。子常城郢平
 王行疆場。皆是本務。無緣知為。此郢沈尹
 戌之言。以素日德政言之。則可合。此二事
 是為惑亂。是非。啟空言廢事之漸。傳記此
 者。取其疆場無備之言。以為戒。踵楚謂躡
 楚。踵跡說文作種。云相迹。詩言為梗。謂為
 病。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夏叔詣會
 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音甫 有鸛一作鵠音

劬音 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同遜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

音彥 公于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十

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

齊侯取鄆音邲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
 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

右師其亾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

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亾。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一作鞶。胡札切。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桐門右師樂大心也。居桐門司城其本族。新宮詩逸。車鞶詩思得賢女配君子。杜預云：昭子將為李孫迎女，故賦之。右坐者，燕禮賓筵在戶西而南向，公席在阼階上，西

向今移賓筵于阼階上南向，則在公右也。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去聲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亾，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音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季若季平子之庶叔其姊謂同母姊平子庶姑也小邾曹姓宋元夫人曹氏也樂邴言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者言國君以失民失政為懼

夏會于黃父音甫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音庶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去聲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

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上聲育民有好去聲惡去聲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

同治八年謹遵

禮記卷之五昭公

四

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
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
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
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
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
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
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
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
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
室子焉音焉得辟同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
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亾奉君命以使去聲
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儀非禮五年傳亦言之天經者道之常地
義者利之和天明謂日月星辰地性謂高
下剛柔六氣五味五色五聲見元年傳五
行者白虎通云為天行氣釋名云五氣各
於其方施行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也五牲
麋鹿麇狼兔一日牛羊豕犬雞三犧服虔

云雁鷺雉杜預云天地宗廟之牲六畜五牲三犧各以其事用之因以異名故說者不同九文者一山二龍三華蟲四宗彝五藻六火七粉米八黼九黻晉以後說宗彝虎彝雌彝不在第而言華若草華蟲為雉粉為粟冰米若聚米見書傳杜預則分華蟲為二而合粉米為一與書傳小有異同其不用虎雌則同也六采者考工記畫績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五章者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見二十二年傳謂之奉者順若其自然之性也此皆六氣五行自然之理則地義者辨上下經二物者謂陰陽二事象天明者昭六親從四時者謂國政有常國政家事民庸治力行德教務時要六者為禮之本震曜殺戮天威也刑獄類之生殖長育天道也人君

之溫慈惠和效之民生六氣者好生于陽氣惡生于陰氣怒生于風氣喜生于雨氣哀生于晦氣樂生于明氣審其則宜其類以制之乃得天地之和節有禮而長命樂大心欲不與王室之役言不輸粟者拒晉輸王粟之言曰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者拒晉具戍人之言踐土事在僖二十八年受牒謂受晉輸粟具戍之文書

有鸛音同鴿鴿音欲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

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鴿之公出辱之鸛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鴿跌跌公在乾音干侯徵褰與禰鸛鴿之巢遠哉遙

遙一作搖搖禰父音甫喪去聲勞宋父以驕鸛鴿鸛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十三 昭公

鴝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鴝來巢其將及乎

鸛鴝似鴟而有憤南人謂之唼哥翦其舌能效人言考工記言鸛鴝不踰濟說者謂魯在濟東南則其鳥不過濟水以南公羊傳謂非中國之禽則漢時北方猶無之今檢漢書溝洫志濟有南濟是春秋之先鸛鴝不過濟水以北也隋唐作疏正義者不檢南濟又不核公羊非中國禽之說以其所見北地有鸛鴝因言不過濟南失其實矣古言此鳥穴居銜草造窠于壁中及大樹孔穴不在幹枝上亦有在枝上者蓋汗他鳥之巢得之如鳩居鵲巢瓦雀奪燕窠也文成之世賈逵云文公成公時也踈踈跳行貌乾侯晉地在今廣平成安縣褰袴也襦短衣也奕也言溫奕也巢搖搖言不

安也。禰父公也。宋父定公也。童謠容有徵驗。故聖人必察邇言。深思致戒。此言曲驗。儻亦脩飾潤色之辭。

秋書再雩旱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

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去聲其

室及季嬀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敕

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切

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平聲余

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

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
殺是是殺余也將為去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

同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

公若怨平子季郈音之雞鬪季氏介一作芥其

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

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去聲弟會

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

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

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

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

外而謀去上聲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音公果

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

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

音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

言公曰非小人所能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

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

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不可為也舍同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

同治八年謹遵

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

音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

昭子如闕音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

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

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

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去聲

囚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

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

可知也眾怒不可蓄救六切也蓄而弗治將蕪

音蕪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

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

孫氏之司馬驪戾言于其眾曰若之何莫對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

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

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

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邱昭伯殺

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
 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
 己亥公孫同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音公
 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
 使有司待于平陰為去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
 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
 人則先下去聲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
 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
 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

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
 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去聲者
 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去聲惡去聲同之信罪
 之有無音遣繚音眷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
 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
 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
 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亾而惡定焉音薦
 可同也陷君於難去聲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音豫

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

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

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

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

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同齋於其寢使祝

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季平子之庶叔父曰公鳥曰公亥字公若其庶姑為秦遄妻曰秦姬公鳥之妻曰季

嬀平子之弟曰公甫曰公之有司逆命者執展夜姑之有司請季氏命也介雞者鄭

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云以鎧著雞頭賈逵云擣芥子為末播雞翼以全郈雞

之目杜預云或說以膠沙播之孔穎達云以膠塗足爪然後以沙糝之欲其澀也金

距足爪著金也益宮者侵其地臧昭伯弟為讒後別有傳禘于襄公謂襄公別廟萬

舞也季氏舞八佾取舞者自足額公廟止有二人不能庸先君之廟謂季氏無君無

所用宗廟公為者昭公子務人也昭公子公為公衍公果公賁皆不嗣子家懿伯歸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十五昭公

三

父之後名羈闕魯外邑公墓所在長府外
 府公居之蓋卽戊戌日事沂上魯城南五
 乘亾謂不敢以眾行隱民窮約之人取食
 季氏蓋與齊陳氏同日入慝作言至夜則
 事不可知蓄蘊弗治謂積久不斷公徒已
 入季氏故驪戾陷季氏西北隅以救之公
 徒方釋甲執箭箛蓋而踞游驪戾乃逐公
 徒孟氏居在季氏東南見叔孫氏兵起於
 是由南門而西北伐公公出如墓辭而出
 孫也將如齊而次于界上陽州今東平州
 東北也齊侯聞公至使迎唁于平陰公知
 之先至于野井野井亦齊地今齊河東地
 在齊地平陰之北齊侯言爲近故也謂平
 陰去陽州近不料公過恭反至野井莒疆
 千社謂齊東南魯東北二萬五千家也子
 家子不欲盟者欲通外內而從者皆散公
 獨歸國蓋力不能去季氏公徒又不能與
 季氏復合公徒則欲從公爲名使公常在

外故曰好亾惡定叔孫與公言所謂通外
 內也公徒不欲故子家子不使公徒適公
 館懼洩其謀安眾納公者位置公徒而納
 公公徒欲殺之故自鑄歸鑄在東平東今
 甯陽西北地故鑄國也乘馬歸謂
 輕騎而歸獨展從之公徒乃執展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尹文公子朝黨自鞏
 涉洛焚敬王東訾邑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去公故如晉夢大去子

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去之且召六

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

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三

歿唯是楸音駢附音駢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

仲幾音基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

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同陸臣之失職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音支辱宋公遂

行己亥卒于曲棘

平公元年公父太子欒景公也不能事父兄指言宗族謂華向之亂楸附棺中笱牀幹

脅骸也君命祇辱言必不敢從曲棘宋邑今杞縣地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經言取鄆傳言圍至明年正月始取之經書大要傳詳其事鄆西鄆在今東平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力主切又

句音倨以下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

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

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

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

邱邱魴音房假使為賈音嫁正焉計於季氏臧氏

使五人以戈楯音允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

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卷之二十五 昭公

三

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

平子立臧會會曰僕句不余欺也

傳言平子有異志立臧會以疑公從者時子家羈亦從公定元年猶言子家氏未有後知立臧氏是平子姦謀也僕句龜名或曰龜所出之地僭不信也不對者示若曖昧不敢言奔邱邱在今東平州東魴假邱大夫賈正蓋主采買者故計于季氏桐汝之閭魯城中里名會竊龜以卜所為問信與僭龜言僭吉人神問答俱為改常蓋亂氣所兆

楚子使遠射如城州屈復茄音人焉城丘皇

遷訾人焉使熊相去禠音郭巢季然郭卷音權

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州屈茄二地闕邱皇今信陽地訾地楚有訾枝訾梁城二邑別遷二邑之人實之巢今巢縣卷今葉縣西南本有城又為之郭也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

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

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音陵公至自會

居于鄆無傳汪克寬曰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之去鄆

而返亦或告於祖禰矣其言未得經旨蓋鄆內邑也公雖失國而猶居鄆故以內為辭凡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三十五昭公

言

外出而返必書至惟圍成而返不書至成亦內邑也不可外公於成也後鄆潰而寓乾侯乾侯晉地不惟不可言至亦且不可言居然書在亦所以存公也皆特筆也若以曾子問為辭豈廟主從於鄆不從於乾侯乎義難通矣

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

伯以王子朝奔楚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魯地也
以居公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善宋臣不從
命以合禮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公至者賈逵云季氏示欲為臣故以告廟言魯地故書居乾侯則書在矣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

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

猶之人高齧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

庾高齧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

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

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

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三

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
 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
 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
 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
 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音鋤帥師從
 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
 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音致弗許曰信女同汝足
 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
 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

師之飲

去聲

馬于淄者曰將以厭

於冉切

眾魯成

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

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

一作鞫其俱切

汰

他達切

輶七

音比

八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

殪改駕人以為馵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

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

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

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

去聲

子又叱

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

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之忍切鬚眉甚口平

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

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

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音拂林

雍斷上聲其足鑿同脛一作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

鳴三入齊師呼去聲曰林雍乘去聲

成在今甯陽七年以與杞今復為孟氏邑齊師言公者公于鉏從公公為主也是役

齊在行者公子鉏梁邱據字子猶其臣高

朝帶苑何忌魯人禦公者申豐女賈公孫

朝洩聲子野洩駸戾冉豎林雍顏鳴季平

子錦百兩一布言陳之以百兩為數道之

不通謂有勿納賄之命不敢致而先呈其

財式二兩卷一如充耳之瑱取易藏且錦

熟美可急卷不損壞也為高氏後謂代齧

請為高氏嗣卿據言魯事不可知宋君卒

于曲棘亦使齊君待于曲棘事非情理或

言齊有棘邑即十年傳子山邑在今臨淄

西北齊侯又不當待于此也淄水謂泰山

南之淄與齊都淄水別成淄出泰山南入

汶成偽伐齊飲馬者以厭眾心魯既防守

具而後告公以成眾不願降蓋先以成降

誤公也炊鼻蓋在東平甯陽之間其戰亦

以厭眾心公自用齊師齊魯臣民自不肯

力戰傳記其三事一子淵捷子車洩聲子

野洩也子車射野洩之楯脊由車轅下曲

之鞬過車轅名鞬者而矢鏃入楯脊三寸

野洩亦射子車之馬斷鞅馬死乃兩止不

射子車改駕魯人見子車似駸戾又在野

洩之前從容改駕必是魯人故助之而子車曰齊人也意涉姍譎故助者將擊子車反被射而殪子車亦不敢再射而齊子囊帶又與野洩相叱而罷一冉豎與陳子彊也冉豎誤中子彊之手落其弓子彊罵之冉豎不再射乃告季孫言其狀白面黑鬚眉大口不敢與亢一林雍與苑何忌也顏鳴為車士林雍為右而恥之自下車苑何忌取雍之耳又刺其足不肯殺之雍一足鑿從他乘而鳴去雍又偽呼雍乘蓋鳴憾雍齊人自不殺雍鳴偽呼雍其出入齊師齊師亦不殺鳴也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

時子朝在王城尸氏今偃師地施谷亦周地

秋盟于鄆音專陵謀納公也

齊侯謀與莒邾杞同納公鄆陵地闕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

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音丸一作

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

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音汝寬守闕塞去聲

劉師敗故出渠褚氏萑谷胥靡滑皆周地知躒趙鞅女寬皆晉大夫闕塞伊闕也在今洛陽南一名龍門山伊水歷其間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

壬弱其母非適同嫡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

而好去聲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

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如字君王也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

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

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昭王

太子壬昭王也其母夫人言非適者本為建聘子西平王之庶長亂國謂亂制惡君

王謂以平王為惡外援謂秦女適嗣謂已為太子昭王于哀六年卒時名軫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

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

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

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

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

公般成音庶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

郊子朝邑尸即尸氏鞏莒皆子朝邑敬王得鞏陰忌叛子朝也圍澤隄上皆近成周

尹召毛皆子朝黨尹固中途歸周惟其族南奔召伯盈自歸于敬王其族與毛尹南宮俱從子朝經尹氏召伯當云尹氏召氏字誤也晉成公般戍周其師及知躒趙鞅女寬自還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去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去聲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

以閒

音諫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

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音命奸

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邲鄆則是兄弟之

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

禍心施

音異

于叔帶惠襄辟

同避

難

去聲

越去王都

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

一作

曰周其有頡

子斯切

王亦克能脩其職諸

侯服車二世共同供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十五昭公

三

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額，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音的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平聲玩一作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同背奸音干齊盟傲很。戶懇切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音旨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

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同嫡則擇立長。上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閔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音甫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去聲晉之太，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此言子朝奔楚之事。王室至是始定。子朝之辭甚辨。閔子馬以遠晉非之。蓋其時勢如此。據子朝言。夷王有惡疾。諸侯尙爲之祈請。子厲王立。民不忍其毒害。乃居之于彘。諸侯閒與王政。爲共和之治。宣王長而後復政。子幽王昏而不順。若大道用失。位見弒。諸侯立平王。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之。時遷于邲。鄆至。惠王時。庶叔子頹作亂。事見莊十九年。惠王子襄王時。弟帶作亂。事見僖二十四年。襄王孫定王時。秦有妖言。定王孫靈王爲頽王。靈王子景王。景王子爲大子壽。爲悼王。猛爲敬王。句爲王子朝。猛。句。蓋皆穆后子。壽母弟也。子朝庶長。景王愛之。景自壽卒。未立大子。欲立朝而未果。大臣單劉惡朝。晉又助敬王。故朝不得立。立朝非通法。立猛。句。又非景王本意。此單劉及晉之意也。羣不弔之人。助敬王之人也。

玩求無厭。服虔云。玩貪也。孔穎達云。唐俗本作規求。謬也。赦圖者。赦除其憂患。而圖其攸底。王后無適者。謂雖有子而非適長。意謂大子壽早世。景王未立大子也。子朝奔楚。定四年。楚亂。五年。年。王人殺子朝于楚。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他刀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二十三 昭公

三

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亾若德

回亂民將流亾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同悅

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

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去聲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

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

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同汝式歌且舞

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一作情陳

氏而不亾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

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

不遷農不移工賈音古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

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

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久矣與天地竝君令臣共同恭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

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彗見齊分野元枵也。經不書者杜預云魯不見禳者禳除之祭諂疑也。言天事必信無有疑貳務在脩德以回天意先引詩大明言脩德則方國將至又引逸詩言不德則民流亡路寢路朝之寢景公感天象而懼思有德者長守國恐已不能陳氏能施詳三年傳晏子因公之問乃頌言之而言惟禮可止其亂不遷不移不變者謂各有常業不濫者不失職不滔者不淫漫不收公利者大臣不敢作威福要在君令而不遠常則臣共而無貳心父子兄弟夫妻姑婦各有常則箴諫也對教言之相繼以正

道從謂不自專婉順也。上謂可貴孔子對景公亦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晏子言禮得其本末鄭康成謂左氏善于禮此之謂也。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五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二十五

昭公

三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六

昭二十七年
盡三十二年

昭公

經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

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楚殺其大夫郤

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

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無傳邾

快來奔

無傳季孫父子納叛世濟其凶且是時公孫于齊意如負當討之罪略不

知懼其肆無忌憚何所不至哉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

鄆

無傳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二十六 昭公

一

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
在外也

皆魯臣偵其事以告廟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

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

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主

唐定本作工

尹麋帥

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

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

一本作于窮谷

令尹子常

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

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

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

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

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苦忽

切室而享王主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

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

音披

羞者獻體改服於

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

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寘劍

於魚中以進抽劔刺王鉞交於胃一作遂弒
 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
 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
 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
 吳亂而還

楚喪謂前年平王卒掩餘燭庸王僚母弟也潛楚邑在今霍山東北延州來季子封邑上國中國也遂聘于晉者言歷聘中國以晉為主欲觀諸侯強弱也莠尹王尹沈

尹令尹左尹工尹皆楚官服虔云王尹主
 宮內之政孔穎達言唐定本作工尹今檢
 下自有工尹壽則麋自為王尹如服說矣
 都君子謂都邑之士王馬之屬謂校人官
 吏茲奔命盡發從軍也窮謂窮谷在今霍
 邱西楚舟師皆在淮沙汭沙水之汭今懷
 遠地時吳起大役楚師亦眾吳不得利又
 不能退季子及二公子又在外故光欲弒
 僚而奪其國初壽夢四子諸樊餘祭夷昧
 季札兄弟相傳札不肯受故夷昧子僚繼
 立而諸樊子光即闔廬使鱣設諸弒僚不
 索何獲者言不求何得也王嗣者謂諸樊
 之嗣是無若我何者杜預云猶言我無若
 是何我爾身者言為之養母撫子孺室謂
 掘地為室王親謂王親兵史記鱣諸傳則
 言王僚母老子幼兩弟在外王可弒也鉞
 劔也獻體改服謂進饘者見體更衣無所
 匿也坐行謂膝行鉞夾承其體相授謂執

鉞者以次相授至王前鉞夾猶然故光入
堀室避之鱗諸劍無可藏乃寘于魚中史
記云置七首炙魚之中七首者劍首如七
匙也鱗諸刺王而來承之鉞已交穿鱗諸
胷季子言先人之道者言傳弟不傳子由
先人啟亂徐鍾吾皆吳北境小國鍾吾今
宿遷桐岫三十年吳執鍾吾子而滅徐時
吳方亂楚沙汭舟師先還然麋戍壽及郤
宛之師亦還費無極後
言郤宛取賂是不然也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

同之鄔

一作鄔

將師為

右領與費無極比

去聲而惡

去聲

之令尹子常賄

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

如欲

飲

去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

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

好

去聲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

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

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

音基

禍子子惡將

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

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

去聲

使

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

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鄔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古旱切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音庖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去聲於國曰：「鄆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豪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右領楚官名。惡之，惡郤宛也。郤宛字子惡，為左尹。比令尹王族，則為賤。酬之，古燕飲有酬幣，好貨五甲。甲五領，五兵服虔云：「戟也。」無極使寘諸門，以為諧之之證。無極言此役謂救潛之役，羣帥謂莠尹王尹沈尹工尹子常使視其門，果惟甲兵，因告右領。右領本惡郤宛，遂攻郤氏而焚之。郤宛遂自殺，編管，苦也。秉秆，把禾秆也。國人不肯焚郤氏，迫於令，僅少取苦秆，又投于地，乃遂弗焚。而令尹炮郤宛之尸，滅其族，殺其黨。陽句三子及晉陳、晉陳氏呼告國人，自以為王，言費鄆無王，自專制也。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

囚請亾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
 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
 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
 而說同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
 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
 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
 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
 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
 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

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扈鄭地今原武西北司城子梁宋樂祁也
 貞子衛北宮喜也淮夷齊楚皆與季氏公
 在齊而齊臣自與季氏為黨有列國之權
 而弗敢宣事君如在國者季氏在國如君
 而弗自用猶以公如公至公
 居告廟以難復者復于晉君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
 不他刀切久矣使君亾者必此眾也天既禍
 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嗚呼為無望也夫音扶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

子如晉公徒敗于且音疽知。

公居鄆孟氏季氏不欲故伐之且知近鄆地怕疑也天命不怕言天意可知子家子意欲固守待救如晉求救也戰則必敗不能死于此猶有鬼神謂世亂鬼神亦妄不可深恃。

楚郤宛之難去聲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誦令

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音救尹

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誦讒音獨至于今不

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誦猶弗為也今

吾子殺人以興誦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

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聲朝吳出蔡侯朱

喪去聲大去聲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

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同恭儉有過成莊無

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適無極也今又殺三

不辜以興大誦音基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音薦用之夫鄆將師矯居表切子之命以滅三族

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音亦日駭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同智者除讒以自

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

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進胙謗令尹言國人祭祀祈福皆願令尹死甚惡之也左尹郤宛中廢尹陽令終邇無極謂近之三族謂郤氏陽氏及晉陳之族不愆位者謂在位無愆過也傳言子常殺人以掩謗亦除讒以自安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

見音現子家子乃以君出

饗具大牢飲酒常禮宰獻而請安齊君在坐使宰夫為主人而請賓安用大夫禮也請安者謂請賓安坐宴飲燕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鄉飲酒禮云司正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鄉射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蓋主人獻酬賓酢禮畢而請安歡燕也齊景夫人為公子愁之女愁字子仲十二年奔齊不知其為成公襄公後也使夫人見從親好以公出避君夫人以致敬齊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音庶于周魯人辭

以難去聲

同治八年謹遵

昭公

籍秦籍談子魯人以公在鄆辭晉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公

如晉次于乾音干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無傳六月葬鄭定公無傳秋七月癸巳滕子

寧卒無傳冬葬滕悼公無傳程端學曰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葬者見季氏之求悅於鄰國無所不至也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音干侯子家子

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音燥於

竟音同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

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

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乾侯晉境內今成安地齊卑公故適晉晉使公待命境上而後迎之一个謂單使辱在謂在有之相聞知也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請公不能使齊來逆也

晉祁勝與鄔音飲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

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去聲直醜正實蕃

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同僻

無自立辟音壁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

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去聲之言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三昭公

九

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

愁魚覲切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

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音飼我。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上聲吾懲舅氏矣。其母

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亾一國。兩

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

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音陌之妹也。子貉早死

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

有仍氏生女。黝之忍切黑而甚美。光可以鑑。

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同娶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惓力耽切無饜平聲忿類一作類音同無期。謂之

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

亾。共同恭子之廢。皆是物也。女同汝何以為哉。夫

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

懼。不敢取。平公強上聲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上聲叔姒生男。姑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卷之六 昭公

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去聲羊舌氏矣遂弗視

鄆闕駟云音若飶一云當作鄆於爰切犬原之縣也與周鄆地從邑從鳥別通室者易妻不道祁鄆皆祁盈邑故執之晉侯執盈謂其專討愁語辭楊食我叔向子伯石也蓋勸殺勝臧者伯石母申公巫臣娶夏姬所生女叔向欲娶之叔向母欲其娶于舅氏叔向以母性妒拒之母言夏姬美為尤異恐有遺禍夏姬鄭穆公女其母姚子生一子一女子靈公被弒女夏姬殺三夫御叔襄老巫臣也一君陳靈公也一子徵舒也其時巫臣子邢侯未死後于十四年見殺其族亦廢一國兩卿謂陳國孔甯及儀行父也有仍古諸侯國鬣稠髮也光可鑑謂髮澤貪謂嗜利林賈逵云嗜食也

類杜預云戾也本作類服虔云忿怒其類無期度也封豕謂大豬恭子謂申生以驪姬廢叔向兄銅鞮伯華生子容伯華妻少于叔向妻故論年則呼為姒以夫則呼為叔姒叔向弟尚有叔虎叔魚故別之曰長叔姒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

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

為鄆音飶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

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去聲徐吾為塗水大

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

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

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音現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鱣音專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去聲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音鐸其心莫音貊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上聲克君王

去聲此大國克順克比如字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既受帝祉音異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

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音抵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

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

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

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

韓起卒。魏舒為政。七縣。鄆。平陵。楊氏也。鄆在今水。馬首。孟。三縣。銅鞮。平陽。楊氏也。鄆在今介休。祁。今祁縣。平陵。今文水。梗陽。今清原。塗水。今榆次。馬首。今壽陽。孟。今孟縣。銅鞮。今沁州。平陽。今臨汾。楊氏。今洪洞。魏舒分十縣。其十大夫。賈辛。司馬。烏。二人。以二十年。王室功。舉。烏。即督也。知。趙。韓。魏。四人。以二世。卿。餘子。不失職。舉。彌。牟。孟。丙。樂。霄。僚。安。四人。初。未見舒。以眾人稱賢。舉。十人中。戊。為舒。庶子。故舒問於成。鱗。鱗。因廣稱。以諛美之。遠。不忘君。謂賤而忠。近。不偏。同謂。和。同僚。居利思義。謂不苟得。在約思純。謂窮約而能純固。引詩。皇矣。而自說之。義合。韓詩。今毛作維。此。王季。傳。及韓詩。作文。王。故言。王。此。大。邦。是。文。王。事。下。又。言。比。于。文。王。謂。可。比。古。時。經。天。緯。地。之。王。故。平。列。文。為。九。德。之。一。受。帝。社。襲。天。祿。也。施。于。孫。子。子。孫。賴。之。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

音現

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

叔向適鄭駸

音宗

蔑

音滅

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

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

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上聲

曰昔賈

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

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

可以已我不能射女

同汝

遂不言不笑夫

子少不颺

音揚

子若無言吾幾

音基

失子矣言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

同汝

有力於

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古賈國大夫有貌醜者妻見其射雉于臯澤始為笑言叔向引之以譬穢蔑善言蔑字明也魏舒又引其事以譬賈辛功著其命也忠謂獎王室詩謂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去聲以獄上上聲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

音汝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

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

召之比去聲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

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

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

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

食音飼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音屬厭音厭而已獻子

辭梗陽人

邑有大宗戊望輕不能制故上于執政聞沒女寬魏氏屬大夫家臣自稱小人酒醉故不食朝飢甚將軍中軍帥也其三歎以食畢足厭如量而止願君子之心亦如此歡食而生遠感故歎也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

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

庚子叔詣卒

無傳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無傳

內邑不書叛况潰者民逃其上之謂邑何以書潰公居焉耳孔穎達曰公如晉而鄆潰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導之使然是也胡安國罪公之失民似非經旨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

祇辱焉公如乾侯

齊唁公不為晉所禮也高張高偃子主君大夫稱主也復如乾侯冀晉納之公久次晉地晉亦聽之是年冬鄆潰于是公不得在魯境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

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

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

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

列勉切

以叛陰不佞敗之

盈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稱魯之子者惡魯不悅學無義方之教也語見十八年盈從敬王在二十六年固從子朝還而從敬王趙車亦子朝黨鄆周邑陰不佞陰忌之族

平子每歲賈

音古

馬具從

去聲

者之衣屨而歸

去聲

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

來獻其乘

去聲

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櫛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

音餉

之乃以帷裹

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

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

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

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

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

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

衍為大

去聲

子

時公在乾侯而鄆尚未潰傳言每歲歸乾侯者謂前年及此年平子之歸蓋以應謠讖明在鄆不歸也啟服者馬前右足白名啟以啟為夾轅服馬也塹謂墮塹帷裹之得正禮龍輔者龍節之輔函玉函也公衍自入羔裘齊與之陽穀齊邑與魯近公乃

立公衍為犬子而廢公為公為即務人借出謂二母同臨月同出舍側室

秋龍見

音現

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

之蟲莫知

同智

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

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

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

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

音潘

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去聲

龍能求其耆

同嗜欲以飲

去聲

食

去聲

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

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饒

川饒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

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

去聲

龍河漢各二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

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

更

音庚

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

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

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

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官不食如字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

物乃坻音旨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

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

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古侯切苾火正曰祝

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

水物也水官奔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

之在乾三三三之姤三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三三三曰見音現龍在田其大有三三三曰飛龍在

天其夬古快切三三三曰亢去聲龍有悔其坤三三三

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三曰龍戰于野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平聲曰

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苾該

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

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音供共

工氏有子曰句古侯切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

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

稷自夏以上上聲祀之周奔亦為稷自商以來

祀之

龍見於晉絳之郊與門於鄭淵俱以乍見
 怪之魏舒訪於大史蔡墨歎不能得龍豢
 畜之墨言豢龍氏見於虞御龍氏見於夏
 今晉范氏即御龍之後其事有徵豢龍封
 鬲川國語史伯云董姓鬲夷豢龍則夏滅
 之而言滅其國夏孔甲擾順天帝天賜四龍
 堯後人能御之實食豕韋之國在今衛輝
 後以不能召致龍乃自貶退居今之魯山
 則范氏祖也此自古史紀實後人不知反
 謂古人為誣故蔡墨又推言物性言天氣
 下行于五為五行萬物皆統于五官官失
 則物死官亦不食其祿得其官則物至失
 其官則物伏而不育晉時水官不脩何能
 致水物周初作易言龍乾初爻二爻五爻
 上交用九坤上交皆言之聖人不空言若
 龍不可見易象豈應取無象之物而象之

傳載墨言解愚人之惑言絳郊之見不足
 怪又見五行之不可失其敘也五祀者少
 皞氏之後三人少皞居窮桑即今曲阜顓
 頊之後一人共工之後一人其土官即為
 社其稷為田正夏以前祀柱商以後祀棄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

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

晉其亾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

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

以能尊其貴責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

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皮義廬切

之法以為盟主。今奔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音杭氏其亾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音亦之亾也。其及趙氏。趙孟與音豫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汝濱今嵩縣南。因城役而賦刑書工鐵也。荀即中行氏。蓋寅主其事。先是范宣子士

句取晉襄夷蒐之刑。為晉國常法。其事中廢。今復用之。賦一鼓鐵者。服虔云。鼓量名。其數不可知。或曰。王肅云。四百八十斤。亦于古無徵。孔子非之。謂當守晉文被廬之法。被廬本唐叔法。唐叔乃受于周之法度。各以序守之。今取夷蒐法鑄于鼎。使民察之。以與周禮爭。則不貴貴。何以能久。蔡墨言中行氏法姦。當亾。范氏之刑書已廢。今加其惡。是易之而使亾。趙氏不得已。而與其事。亦當悔過而脩德。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六月庚

辰晉侯去上聲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音傾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

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不先書鄆與乾侯謂二十六年以後不書也。非公且徵過者服虔云季氏非責公不為釋言于廟春秋亦不書以徵季氏之過襄二十八年徵過亦謂臣子之過明年傳言不能外內後年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皆季氏之意則三書皆徵過也。或言春秋書此以存公左氏不當條為之說是不知左氏俱采國史又未知此前四年不書之義。

夏六月晉頃

音頃

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

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

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

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

謂事大在共

同供

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

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

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

夫送葬唯嘉好

去聲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

音閒

先君有所助執紼

矣若其不閱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

音旨

其情取

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

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
 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同汝盍從舊舊有
 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
 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
 不能詰

游吉鄭正卿晉詰其不兩遣使也悼公之
 喪在襄十五年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
 鄭正卿共弔葬其踰禮從
 豐已甚傳言晉人之安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使監平聲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

城之取於城父

音甫

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

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

去聲

吾

一作吳

邊疆

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

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奔在海濱不

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

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

去聲

吳

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音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上聲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去聲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

執政眾而乖，莫適音任患。若為三師以肆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去聲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掩餘燭庸王僚弟也。二十七年，奔二國。楚子定二子之封土田，徙居既具而迎之。居于養，今沈邱東地。又以城父及胡子故田益之。吳怒二國，因執鍾吾子而滅徐。防山以水之言，過山水以灌其城，吳得徐地。使徐子近臣從之，聽其所之，亦奔楚也。楚居徐子及夫人近臣于城父，吳楚之釁由楚不脩德政，不在挑吳之怒。子西言億鬼神。

安族姓楚實不能其納吳公子徐子非楚大咎沈尹戌非毀城郢略疆在二十三年十四年人憂亾郢而此年逆吳公子之城則城之納徐子之邑又城之默無一言踊躍赴功蓋喜事之臣身不在行則多造瞽說以亂眾心亦由其君與令尹德政不脩終墮厥績可以為誠吳王志在并楚伍員之謀吳一動而楚三應此楚必敗之道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而人人任患如沈尹戌已則再城邊城而無郵令尹城郢則謂之亾郢是以楚師出則畢出疲則俱疲楚臣蓋皆沈尹戌之徒為伍員所策也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

意如會晉荀躒音于適夏四月丁巳

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

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力甘切或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也

公內不容于臣子外不容于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

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音于適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亾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音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

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去聲施及亾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音扶人之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音豫知魯國之難去聲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去聲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去聲者脅公不得歸

通歷晉地范獻子范鞅也荀躒知伯也我受其無咎言可保任之練冠麻衣示以君
子知公以歸為慙失此不忍而終身慙子家
益為慙也蓋季孫不欲從者入從者又不
欲公獨歸欲公使晉逐季孫因相從入也
躒使季孫歸祭時季孫已攝公矣
以一乘入魯師謂不與從者俱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薛入春秋來始書其君之名故傳說之傳
信公事與通歷之會相次故與經參差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

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夷即徐子所居潛六南岡弦豫章皆楚地
潛在今霍邱六今六安州弦舊弦國豫章
淮南地吳亟
肄以疲楚

冬邾黑肱以濫平聲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
而不如其已以音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

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己是故君子動則思禮

行則思義不為去聲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

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音基

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

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上聲貪

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

難去聲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

而無名貪冒音墨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

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上聲惡無禮

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

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

子貴之

黑肱蓋邾之濫宰濫在今滕縣東南黑肱以土地出而求食是得罪背其主非為求

名其得書名以君子觀之不如其已是以春秋所書惡事或求名不書其名或欲匿

其名而必書其名蓋艱難自賊其身而為險危于貴寵大人者其意慕俠烈之名若

使其名章徹則如其志而導之以奔走也故沒其名曰盜所以使之靖帖而懲肆也

竊邑叛君徼大利之人畏人言其情若作而無名則貪墨者得志故三叛人名所以

窮其情而發其貪也三叛人謂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及此年黑肱數

惡無禮如言數說之春秋之稱謂稱名上之人能使昭明謂在位者能通其意以見

之行事所謂遏惡于未然的可貴也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

童子嬴力果切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

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

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

十二月復立冬也日在析木之津故曰辰尾服虔云尾為臣吳用楚臣伍員之

象其日食變氣先見於十月十九日庚午其咎見午火午位南當楚受其咎以事勢

推之當是吳入楚午火克庚金金為火妃則秦楚合而楚強是吳必不能終克其初

克楚必以庚辰以庚午之庚日始有譎而食日在辰尾故知之周六年者是日辛亥

亥水數六也後定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辰吳入郢適五期年服虔云是年歲在

析木後六歲在大梁十一月日在星紀為吳分日為姬吳姓也故四年十一月庚辰

吳得勝簡子之夢有童子嬴身宛轉而歌懼日食之咎在己故史墨言此以釋之服

虔云楚之先老童今童子為楚象行歌為走哭象晉楚同盟故見夢於晉卿其言稍

涉附會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無傳

魯邑也公取之志變也公無兵矣故前取鄆

書齊侯今何以能取闞季氏與之也公無復之矣姑以闞與之使即安而不復求入也然

非以地與公也闞為魯羣公墓之所在致其邑入以供公資糧之費耳聖人不以歸闞之

權授之季氏而特書公取以誅季孫據國之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三十一昭公

三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音基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十

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不能外內前年所同謂不能于齊晉又不能于魯也不能用其人謂前年不用子家子之言不能歸國取闕者闕在今汶上南旺湖地與西鄆東平地相近蓋公墓所在三家莫利有之而屬于公賈逵云昭公得闕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賈逵得左氏初出

之本所述必有所據蓋自鄆潰之後于今三年闕無所屬乃復取之杜預云公別居乾侯而遣人誘闕取之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越初不敢用師于吳吳亦時有小兵今始用師此年歲星常度當在析木以十五年跳辰故此年歲星在星紀之次吳越共分野也越不動故得福吳先用兵反受其凶存凶之數以三紀歲星三周得三十六年故曰不及四十年從此至哀公二十二年為三十八年越滅吳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

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

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同啟處於今

十年勤戍音庶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

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

二文之業弛式氏切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

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

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

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

勤諸侯用寧螯音牟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

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

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去聲先王庸之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

有後事晉勿與音豫知可也從王命以紓音舒諸

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音薦從事魏獻

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

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初危切序於是焉在冬十

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僂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卷之六昭公

三

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音燭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富辛，石張，周大夫也。劉子，周卿士。晉在議者，魏獻子舒，范獻子鞅，韓簡子不信，字伯音。士景伯，彌牟，衛彪，侯衛大夫也。成周在王城東，敬王欲徙都之，故請城于晉，甥舅

不遑。二十年，謂二十二年，王室亂，勤成五年，謂二十七年，冬，致成，二文之業，謂晉文侯文公勤王之業，成周成王時，周召所營，脩之以禦螽賊，免諸侯遠戍，先王亦以為晉庸功，范鞅利免戍，勸成其事，遲速衰序，謂期會工程，狄泉成周地，尋盟，尋平邱之盟也。經不書盟，賈逵云：魯有昭公之難，故會而不盟，杜預云：以公薨告會不及告盟，孔穎達云：辭難當竝辭會，賈說為非，今檢經書，昭公出遜以來之事，皆以告廟，則書不以告公之故，公居于鄆，公在乾侯，豈是告魯不與盟，經傳有文，此尋平邱魯自不與自無可書，不煩義說矣。魏舒南面，干君位，彪侯引詩：言天怒渝，可畏。渝，變也。計丈數，時營東西六里，十步，南北九里，十步，帝王世紀：言秦復增大之，則後世所增，非此時制也。仞，溝洫，仞，度深也。屬役賦丈書，以授

帥言各分寸丈之數書其目以授諸國之帥其總凡致于劉子而韓不信蒞其事以為成命者言其工已定明年始興役經言城成周者謂所以為此會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

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同配耦王有公

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

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音縱一作縱

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

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

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

也始震如字一音身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去聲 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
 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
 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
 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同立庶魯
 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

賜大夫謂從公者琥刻玉為虎形環肉好均也璧則肉倍于好輕服謂細好之服府人主服玩者趙簡子深感其事史墨言有兩謂左右體有三謂三辰有五謂五行有

陪貳謂公卿皆所以相配在有以成之魯
 世縱其失致民忘其君自有失國之理雖
 無昭公季氏魯國亦將有他患貴賤易處
 岸谷變遷時時有之當慎其始易雷在天
 上為大壯此天道之常聖人名為大壯以
 其泰甚而為懼誠聖道隨所遇常變皆歸
 之人事不俟災異始知懼也季友後文子
 武子皆有功績而魯君自宣公以庶子繼
 立失其國柄及成襄昭三公皆以民與季
 氏故曰民不知君何以得國器與名謂車
 服爵號語云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器名當慎之不可以器名假人使竊威福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二十六

同治八年謹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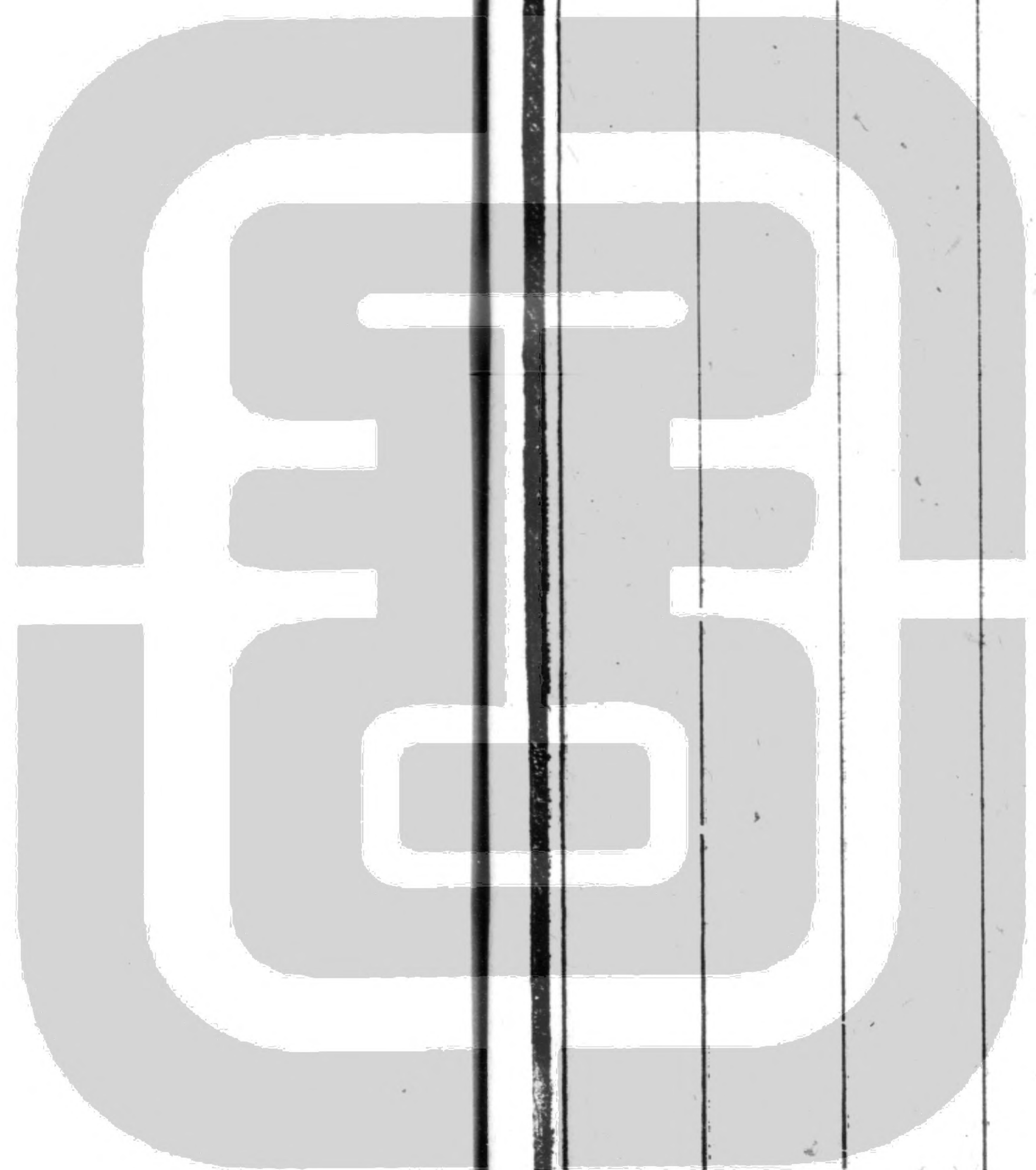
昭公



武英殿本重刊

左傳讀本卷二十六

三



卷之二